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記纂淵海卷四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𤐤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沈希曾

記纂淵海卷四十四　　宋　潘自牧　撰

性行部

欺罔

經講張為幻尚書以空作見文書與實不相應也周禮註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記子飾智以驚愚莊子狎侮欺紿亡所不為　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以國氏之重罔已也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

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潸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塚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紿若此晉國耳列子互入愚暗楚人擔山雉者欺路人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鳳凰今始見矣請買千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尹文子

史趙高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

馬也二世驚自此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乃至於此李斯傳互入阿附西漢督說欺天郭永傳

湍讕誣天谷永傳元光二年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少君善為巧發奇中甞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言上曰祠竈可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壽可益蓬萊仙者可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

海上燕齊恠迂之方士更多言神仙事矣　元狩四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拜少翁為文成將軍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竒殺視得書言甚恠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而隱之　元鼎二年丁義薦方士欒大大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之師曰黄金可成而河決可塞

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　元鼎四年齊人公孫卿曰黄帝仙登于天黄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黄帝上騎龍與羣臣後宫七十餘人俱登天於是天子曰嗟夫誠得如黄帝吾視棄妻子如脫屣耳　元封二年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　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作蜚廉觀甘泉作益壽延壽觀持節設具而候

神人　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病良已置酒壽宫神君非可得見聞其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畫法其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絶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秘世莫知也　上祭黄帝塜橋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黄帝不死今有塜何也公孫卿曰黄帝已仙上天羣臣思慕

葬其衣冠　情不覆其貌者謂之偽毀譽失其真者謂之誣言事失其類者謂之罔　前膠東相王成偽自增加流民八萬口蒙顯賞是後俗吏多為虛名云通鑑漢武昔秦始皇使徐福發男女入海求仙採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欒大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伏辜通鑑漢元紀盜賊始發其源甚微部伍吏人所能擒也咎在長吏不為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實百言十實千言百通鑑漢平紀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

魅誠以事實難形而虛偽不窮也通鑑漢殤紀繁文偽飾欺天罔人通鑑玄黃改色馬鹿易形東漢王逸傳時宦官並起第宅擬制宮室帝常登永安候臺宦官恐望見之乃使趙忠等諫曰人君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離散自是不敢復登臺榭東漢宦者傳武帝下令曰昔直不疑無兄世人謂之盜嫂第五伯魚三娶孤女世人謂之撾婦翁王鳳擅權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義張匡謂之左道此皆以白為黑欺天罔上者也魏志互入妄偽嵩高道士潘誕自言三百

歲為帝合鍊金丹常役數千人所費巨萬鑿嵩高大石深百尺者數十處凡六年丹不成通鑑隋煬紀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其敗喪則減百而為一其捃獲則張百而成千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使蟲食臣心臣若不負神祇願通鑑唐德宗紀祿山奏言去春營州蟲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使蟲散即有羣烏從北來食蟲立盡請宣付史官通鑑唐玄宗紀或告第五琦受人金二百兩遣御史劉期光追按之琦曰琦備位宰相二百金不可手挈若付受有憑請準

律科罪期光即奏琦已服罪（通鑑唐肅宗紀）高力士有養女嫠居東京頗能言宮中事女官李真一意其為沈太后詰使者具言其狀高氏辭稱實非太后驗視者益疑之徑迎入居上陽宮供奉左右誘諭百方高氏心動乃自言是（通鑑唐德宗紀）肆騁譎恠其進對皆他人莫敢言者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嘗聞德宗頗知其詐（裴延齡傳互入妄誕）唐太宗責高德孺曰汝指野鳥為鸞以欺人主取高官（唐書）豆盧革韋說嘗問郭崇韜曰汾陽王本太原人徙華陰

公世家鴈門豈其枝派耶崇韜曰因遭亂亡失譜諜嘗聞先人言上距汾陽四世耳革曰然則固從祖也有求官者崇韜曰深知公功然門地寒素不敢相用恐為名流所嗤（通鑑唐莊宗紀）

傳記江南呼欺曰紿通作詒（集韻）

本朝妄自粉飾欺盲聾（東坡詩）

傾險（附反覆）

經彼何人斯其心孔艱　為鬼為蜮（詩）　情疎而貌親在

小人則穿窬之盜也禮記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論語

子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互入面是背非孔子曰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亦有春秋冬夏旦暮之期人有厚貌深情莊子互入人心難托若蜚鳥然傾側反覆　言無常正行無常信惟利所在無所不傾荀子口親心疎貌合行離抱朴子

史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

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扉屨可也齊侯說執轅濤塗（左僖四年）公孫弘外寬內深諸常與有隙者雖陽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史記本傳）睢真傾危之士哉（通鑑周紀）太史公曰張儀行事甚於蘇秦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史記）貪饕險詖不閑義禮（前漢書禮樂志）陰賊感概（師古曰陰賊懷害之意也）其陰賊著

於心本發於睚眦西漢郭解天下以酈寄為賣友西漢本傳公孫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通鑑漢武鄭朋陰欲附蕭望之上疏言史高遣客為姦利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堪令朋待詔金馬門後朋行傾邪望之絶不與通朋與李宮俱待詔堪獨白宮為黄門郎朋怨恨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令在旁知

我言狀望之問弘恭石顯恭顯恐望之自訟即挾朋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　谷永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西漢石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内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忤恨睚眦輒被以危法通鑑漢元動靜可識而沈阻難徵深厚之性詭於情貌東漢郭太傳乘人之危非仁也東漢蓋勲傳蜀李嚴用性深刻鄉里曰難可狎李鱗甲江表傳又蜀志陳震傳載諸葛亮與董允書曰陳孝起與吾説李正方腹中有鱗甲鄉黨以為不可近劉曅為帝所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内

外皆曰不可舉入與帝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通鑑魏明紀晉劉毅曰一人之身旬日異狀　劉龔曰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反將軍往年反王兗州近日反司馬郎君今復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通鑑晉紀李義深心胷險峭時人語曰劍戟森森李義深北史李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嘻怡微笑而陰賊褊忌凡忤意者皆中傷之時號義府笑中刀唐姦臣傳李義府柔而害物人謂之人猫唐書本傳封倫資險佞內挾數刺人主意陰導而陽合之人

莫能探其膺肺唐書封倫傳　鄭愔初附來俊臣俊臣誅附張易之易之誅附韋氏韋氏敗又附譙王重福竟坐族誅

李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昭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為上所厚者始則親結之及勢位稍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奸巨猾無能逃其術者　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已右及為上所厚勢位將逼已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昭以甘言而陰陷之　李適之性踈率林甫嘗謂適之曰華山有

金礦采之可以富國主上未之知也他日適之因奏事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為愛己薄適之慮事不熟謂曰自今奏事宜先與林甫議之無得輕脫適之由是束手矣通鑑唐玄宗互入諂諛

贄陸與璟趙約至帝前極論延齡裴帝怒形於色璟默而不言唐書德宗

集溪谷不能喻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絕交論

惡鳥不鳴文選面從背違意與口戾言如飴蜜心如螫厲晉仲長敖覈性賦

法吏多少年磨淬出角圭將舉汝愆尤以為已階梯韓退之詩賦性專相醢韓集鼠牙穿屋虺毒吹人李衛公朋黨論人中有獸心　一人千萬心孟郊方寸地九折阪仲長敖覈性賦深心藏陷穽巧言織網羅　李義府背笑欣欣笑中有刀潛殺人陰陽神變皆可測不測人間笑是嗔白侍郎梟心獍貌何人覺　爍鐵不在火割肌不在刀險心露山岳流語翻波濤　肺肝增巧曲噂沓言柔舌杜牧之弗聲弗鳴潛此毒螫陸龜蒙蝎賦初即許之以死殉體面俱柔終乃背之

而飽飛身名已遂唐文粹

務實

經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書恥名之浮於行也禮記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書欲行之浮於名也脩身踐言有其言而無其行君子恥之　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　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禮記已謂不許也言諾而不與其怨大於不許　子曰素隱行怪

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中庸記 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 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 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言禮記 恭儉惟德無載爾偽書 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論語

子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聲聞過情君子恥之孟子下五入有名無實　良劍期乎利不期乎莫邪墨子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為貴　聞之而不見雖博必謬見之而不知雖識必妄荀子　庖丁解牛適俗所須朱泙屠龍無所用巧苟乖世務雖有妙術歸於無用劉子

史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本傳

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史記自序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槨又何戚焉通鑑漢文紀申公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通鑑漢武紀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

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　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　是時吏治皆以慘刻相尚獨内史倪寛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聲名通鑑漢文上雅不喜聽音樂手不持珠玉　羣臣上言宜封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何

事汙七十二代之編錄若郡縣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令屯田任性而行不自彫飾（通鑑漢光武）章奏過稱虛譽尚書皆宜抑而不省示不為諂子嗤也（通鑑漢明帝）蔣琬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脩飾為先（蜀志）魏明帝謂盧毓曰選舉莫取有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啗也（魏志）武威王利鹿孤欲稱帝鍮勿崙曰虛名無實徒作為世之質的將安用之（互入徒勞無補）晉魏舒不為皎厲之事年四十郡舉上計宗黨以舒無學業令不就可以為高舒曰若試而不中其

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為已榮通鑑晉紀魏舒為事必先行而後言晉書本傳王述每受職不為虛讓其所辭必於不受及為尚書令子坦之白述故事當讓述曰汝謂我不堪耶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謂堪之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通鑑晉海西公紀豈須邑至里詰飾其游聲哉通鑑晉武紀秦孝王俊薨王府寮佐請立碑上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若子孫不能保家徒與人作鎮石耳隋書瓦器蚌盤殺核充事而已

通鑑陳高祖　隋主不喜辭華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録泗州刺史司馬幼之文表華艶付所司治罪通鑑陳後主　楊瑒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瑒曰事益於人書名史氏足矣若碑頌者徒遺後人作鎮石耳唐書本傳　元德秀質厚少飾緣唐書卓行傳互見重厚　文武官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漢文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耶通鑑唐太宗　廣州吏民為宋璟立遺愛

碑堺上言臣在州無他異迹今以臣光寵成彼諂諛欲革此風望自臣始於是他州皆不敢立（通鑑）李德裕曰臣祖家不置文選蓋惡其不根藝實（唐志）

集名不可以虛作（楚辭）不為飾讓（文選讓郡公表）無使名過實（崔子座銘）在室如賔寧慙屋漏不貪為寶每畏人知（江總作歐陽頠墓誌）不懷寶以害賈不飾表以招累靜守約以不矜動因循以簡易任自然以為姿無誘慕於當世（張華鷦鷯賦）以智謀而進者有時而衰以朴厚而知者無迹而固（劉賓客）雖有

數斗玉不如一盤粟李太白集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為富杜牧之淫文艷韻無一字焉白侍郎唯憑野老口不立政事碑杜荀鶴互見政事至寶不雕琢韓集互入不待矯揉多花常早落桃李不如松唐詩

本朝詩文皆有為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鑿乎如五穀必可以療饑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東坡晁繹先生集序蒼然澗下松不願世雕刻蘇子由集

尚朴

經大禮必簡　喬而野朴而不文　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　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罷用陶匏　至敬無文父黨無容此以素為貴也　至貴不饗味而貴氣臭也禮記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論語

子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老子

史崔洪手不執珠玉晉書本傳　斵雕為樸漢書

飾偽

經靜言庸違象恭滔天書言共工自為謀起事而違背之貌象恭敬而心傲狠作偽心勞日拙書　行偽而堅言偽而辯禮記　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大學　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論語　互入有忌憚　子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説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孟子　利心無足而佯無欲者也行偽險穢而強高言謹慤者也荀子　欲售偽者必假真　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之謂偽揚子

史鄭伯有既死使太史命伯石為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請太史命己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左襄三十此飾說也史虞卿傳公孫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西漢傳符氏卒羣臣皆含辛以為淚通鑑晉安紀晉王廣彌自矯飾上與后嘗幸其第廣悉屏匿美姬於別室唯留老醜者衣以縵綵給事左右屏帳改用縑素故絕樂器之絃不令拂去塵埃上見之以為不好聲色還宮以語侍臣意甚喜通鑑隋高祖韋執誼初為叔文所引

用深附之既得位欲掩其迹且迫於公議故時時為異同通鑑唐順宗

傳記飾貌者不情大戴禮文王篇齊賀曰公孫弘内服貂蟬外衣麻枲内厨五鼎外饍一殽於是朝廷疑其矯西京雜記

集誦六藝以飾姦潘安仁賦色厲内荏行僻心堅畢辭作偽陳子昂集今之脂其貌蠟其言以求賈柳元文溷鼠虚求潔徹之集

苟作偽而心拙必代斵而手傷白樂天

本朝鞠躬便僻不足為恭長號流涕不足為哀弊衣糲

食不足為儉　飲食之初以為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果餌而刻鏤之朱緑之以為盤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涑水迂書）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瀚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老蘇辯姦論）

沽名矯激

經違道干譽（書）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論語）子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互入）

已甚陳仲子以兄之禄為不義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孟子買名聲於天下莊子互入好名姦人盜名於晻暗同世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鰌不如盜也荀子

史公孫弘至宰相封侯食一肉脫粟飯西漢本傳石建之澣衣周仁為垢汙君子譏之前漢本傳公孫弘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以釣名前漢本傳干名采譽西漢終軍傳純盜虛聲通鑑李固貽書黃瓊云

集少室山人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韓詩山人指李渤也

機巧

經其民機巧趍利禮

子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孟子有機械者必有機事

有機事者必有機心莊子故機械之心藏於胸中則純白

不粹神德不全淮南子

史司馬安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西漢汲黯傳公孫弘奏事

有不可不庭辯甞與汲黯請間先發之弘推其後通鑑漢武

紀何平叔外靜而內躁銛巧好利通鑑魏邵陵厲公紀能移主上意者唯楊素耳通鑑隋高祖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智君上行之必失衆臣下用之必陷身通鑑唐德宗

妄想

傳記桓子新論曰關東語曰人聞長安樂則出門西向笑知肉美味則對屠門而大嚼論衡互入仰羨久鰥無偶思配織女易林集援北斗兮酌桂漿楚辭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

快意曹植書

本朝饑人忽夢飯甑溢夢中一飽百憂釋東坡詩

實意附虛意

經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禮記

史䲡大也飯不及壺餐大飯謂盛饌未具不及壺餐之救饑疾也越語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西漢食貨志互入易足

傳記衣人在寒食之在饑投虎千金不如一豚肩呂氏春秋

墨子語禽滑釐曰凶年與子隋珠又與子一鍾粟子將何所擇釐曰粟可耳說苑互入知所輕重

集救死具八珍不如一簞犒韓詩疏食足充饑何必膏粱珍繒絮足禦寒何必錦繡文白樂天集互入易足

經子曰口惠而實不至禮記

史諺曰錢不出家言與之東漢

集虛名但蒙寒温問泛愛不救溝壑辱杜詩

有名無實

經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睆彼牽牛不以服箱 詩

史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 左哀十一年 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 漢郊祀志 有名無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 通鑑梁武 實不應聲者謂之虛 通鑑漢武 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 魏志盧毓傳 鍮勿崙曰虛名無實徒足為世之質的 通鑑晉紀互入務實

集猶木蘭為舟翠羽為楫翫之於陸而無涉川之用 唐文

粹雷霆空霹靂雲雨竟虛無杜詩初如吉夢終為戲談李義山集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牛不見服箱斗不挹酒漿韓詩

文具

史計簿具文而已西漢宣紀秦任刀筆吏爭以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亡實前漢張釋之傳

隱逸

經肥遯無不利君子獨立不懼遯世無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易考槃在澗碩人之寬詩儒有上不臣天

子下不事諸侯禮記隱居以求其志　隱居放言　賢者辟世其次辟地　子路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以告子曰隱者也論語

子隱於窮閻漏屋三公不能與之爭名荀子棄赫奕之朝華避債車之險路吟笑蒼崖之間而萬物化為埃氛怡顏豐柯之下而朱户變為繩樞握耒甫田而麾節忽若執鞭啜菽瀫泉而太牢同乎藜蓼泰爾有餘歡於無為之場忻然齊貴賤於不爭之地含醇中樸無欲無憂全

真虛氣居平味淡恢恢蕩蕩與混成等其自然抱朴子名混朝市心在世外文中子

史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史記

司馬季主傳互帝少與嚴光同遊學即位以物色訪之入無往不自得累徵乃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於富春山中以壽終於家通鑑光武紀

四皓潛光隱曜東漢郭玄傳志凌青雲之上身晦泥汙之下後漢逸民傳

法真隱居不仕前後四徵終不屈友人郭正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

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迫通鑑漢順紀入欲晦而彰互枕石漱流恬淡於浩然之域蜀志彭羕傳殷浩累辭徵辟屏居墓所幾將十年時人擬之管葛通鑑晉穆怡居塵外高謝人寰笑詠山林遊泛江海當此之時蕭然有凌霞之舉晉謝安傳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晉宋纖傳養粹岩阿銷聲林曲晉隱逸傳周顒處山舍王儉問曰卿山中何所食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文惠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南史岩壑閒遠水石清華南史隱逸傳養素丘園

周韋應物詩狎玩魚鳥左右琴書拾遺粒而織落毛飲石泉而庇松柏放情宇宙之内自足懷抱之中冥心物表介然離俗北史隠逸傳陸龜蒙嗜茶置園顧渚山下乗馬升車設蓬席齎束書茶竈筆床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召不至新唐書本傳上馬者身藏而德不晦故自放草野而名往從之雖高乘之貴猶尋軏而委聘也其次挈治世具弗得伸或峭行不可屈於俗雖有所應其於爵禄也

汎然受悠然辭使人君常有所慕企慊然如不足其可
貴也末焉者資槁薄樂山林内審其才終不可當世取
舍故逃丘園而不返使人常高其風而不敢加訾焉唐書
隱逸傳序
田遊巖居箕上高宗幸嵩山親至其門遊岩曰臣
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者　潘師正曰茂松清泉臣
所須也新唐書本傳
集處玄舍之幽門兮穴岩石而窟伏　朝飲木蘭之墜
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楚辭飲石泉兮蔭松柏楚辭棲志浮

雲張茂先詩高步追許由左太沖詠史詩高蹈風塵外長揖謝夷齊放情凌霄外嚼蘂挹飛泉郭景純遊仙詩放情青雲外小隱隱林藪大隱隱朝市王康琚招隱憩石挹飛泉攀林搴落英謝靈運詩嘉遯龍蟠翫世高蹈文選七命潛處蓬室不干勢權文選岩藪知名郭有道碑藉草蔭松孫綽天台賦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陶淵明詩泥蟠不用蜀秦宓論耿介拔俗之標瀟洒出塵之想亭亭物表皎皎霞外孔德璋北山移文漸喜交遊絕幽居不用名　雖有車馬客而無

人世喧　雲卧衣裳冷杜詩　括囊經世道遺身在白雲
投身霄嶺滅景雲林　谷汲芝耕　山壑高居農野永
嵗　山栖木食負林壑而驕人　放身霄嶺宴景雲林
畢俗不可得而問時士不可得而見高眠終古一笑昔
人　芝桂為伍麋鹿同曹軒裳鍾鼎如夢中也陳子昂　仙
菌靈芝夢魂裏李太白　投竿垂餌晦幽迹於渭濵抱甕灌
園絶心機於漢渚駱賓王　花逕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
君開　懶性從來水竹居杜詩　野袍裁薜葉山酒酌藤花

駱賓王

白雲深處有岩居杜牧之

烟霞老此身　柴門嘶馬少藤杖拜人稀　人語空山答　手栽松樹蒼蒼老身卧桃源寂寂春惟有胡麻當鷄黍白雲來往未嫌貧

跡遠親魚鳥　避世歌芝草休官醉菊花　千載空桃花秦人深不見　漁竿吾道在鷗鳥世人賒　結茅依翠微伐木開蒙籠孤峰倚青霄一徑去不窮　桃花洞裡居人滿桂樹山中任日長　萬壑千峰獨閉門　白雲幽卧處不向世人傳劉長卿

拂衣從此去高步躡華嵩

捫蘿亦踐苔 昔聞龎德公採藥遂不返金澗餌芝朮石牀卧苔蘚 結廬就岩窟 竹房閉虛靜花藥連冬春平石藉琴硯落泉洒衣巾 焚香宿華頂裛露采靈芝屢踐莓苔滑將尋汗漫期劉乂詩 杜門不復出久與世情疎 松月生夜涼風泉滿清聽 門無俗士駕人有上皇風孟浩然 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 物外日月本不忙韓集肥遯居真包蒙養正柳集耕於寛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濱韓集飲水煮

松柏孟東野　且欲遺姓名安能慕竹帛芝朮資餱糧烟霞拂巾幘　愛名之世忘名客多事之時無事身笑聽鼕鼕朝暮鼓只能催得市朝人　雲深無四鄰劉賓客　南山四皓秦之博士遭世暗昧退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邐曅曅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兮不如貧賤之肆志共入商山崔琦四皓頌　山林小羈鞅　時人不到處苔石無遺蹤但有鷄犬聲不聞車馬喧　薜衣換簪組藜杖代車馬

偶得幽閒境遂忘塵俗心始知真隱者不必在山林

藥圃茶園為產業野麋林鶴是交游　杜門隱几塊然自居木形灰心雖鵰鳥集於前枯柳生於後不能動於心也　人間榮耀因緣少林下幽閒氣味深　夜後不聞龜喘息秋來惟長鶴精神　韜跡匿光銷聲藏影

白侍郎

白雲深陋巷衰草遍閒居　身依泉壑將時背路入烟蘿得地深終歲不知城郭事手栽松竹盡成陰

佩蘭蔭竹誅茅席芷

武伯蒼

夜眠幽洞石曉飯白雲蔬

閒雲長在户姚少監　月明松下房櫳靜日出雲中鷄犬喧

澹然清德居然素風　寂寞柴門人不到空林獨與

白雲歸王維　雲山遶屋猶嫌淺歌棹漁舟近釣臺　青漢

不回駕白雲長掩關　香掩蕙蘭氣韻高鸞鶴聲　歸

卧養天真鹿裘烏角巾茂陵閒久病彭澤醉長貧　性

閒鷗自識心遠鶴先知許用晦　自教青鶴舞分採紫芝苗

卷簾無俗客應只見雲來張文昌　蘿蔦自為幄風泉何

必琴　猿鳥聲自呼風泉氣相激　麟出無應鴻飛入

冥張九齡 地偏芝桂長境勝烟霞異 機閒魚鳥狎體和芝术鮮李義山 懷材幽藪藏頴重崖絶望岩廊之榮遺形斤斧之患駱賔王 鳥啼花落人聲絶寂寞山窓掩白雲李義山 延白雲為升堂之侶結清風為入室之賔 居見青山傲視白雲得喪不可摇其心榮辱不可動其志桎拲冠冕泥滓祿位 高名無階級逸迹絶涯涘皮日休 在生未識公卿面至死不離麋鹿羣杜荀鶴 惟有風流謝安石拂衣攜妓入東山白樂天 芝术夢中春姚少監 與松喬為伍

是羲皇上人王維集　寰海多虞日江湖獨往人姓名何處變鷗鳥幾時親賈浪仙　柴門反關無俗客盧仝　山棲谷飲王維集　寧知市朝變但覺泉石好與麋鹿同羣處浪跡於豐草長林　石泉可以洗昏蒙雲松可以遺身世俗塵不飛人意自遠唐文粹　朝飲花上露夜卧松下風王昌齡　閱覽古先遐蹈物表芝耕雲卧聲利不入唐文粹　手揺白羽扇脚踏青芒履閒道鶴書徵臨流還洗耳孟浩然　雖有柴門長不閉片雲孤木伴身閒猶嫌住久人知處見擬移家更

上山賈浪仙　卜築青巖裡雲蘿四布陰虛室若無人喬木自成林時有清風至側聞樵採音儲光羲　烟火晝不盡蓬蒿春更深錢起　落葉遍空山何處尋行跡韋應物　白雲高幾許全屬採芝翁羅隱

傳記亭亭明月遠照山扉肅肅清風旁來澗牖通典　許由隱箕山無盃器以手捧水飲之人遺一瓢得以飲飲訖挂於木上風吹瀝瀝有聲猶以為煩遂去之逸士傳　龐公至老不入襄陽城襄陽耆舊傳　周續之入廬山預遠公淨社

又與劉遺民陶淵明號潯陽三隱廬山記　武陵隱士晦迹桃源當此晉年猶謂暴秦之地史通

本朝柴荊常自閉花發少人知　紫芝可以飽粱肉非所嗜臨川集　忍寒苦安淡泊與清泉白石為伍東坡石菖蒲序　清遠閒放超然於塵垢之外東坡放鶴亭記　體備松柏姿氣含芝朮熏　幽人隱几寂無語心在飛鴻滅没間　道人有道山不孤　白雲舊有終老約東坡詩　山中無歷日寒盡不知年古今詩話　不用閉門防俗客愛閑能有幾人來李文靖詩

移家尚恐青山淺隱几惟知白日長 謝景山詩 俗氛無因來烟霞作輿衛 黄魯直詩 富有林泉樂清無市井忙 邵堯夫 避世山林中衣草食芋栗 寵辱兩忘輕世味冰霜不到傲天工 蘇子由集

高尚

經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易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 禮記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

與論語

子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孟子削跡捐勢

不為功名莊子以榮華為穢汚以厚玩為塵壤以聲譽為

朝露抱朴子子思曰吾不取於人謂之富不屈於人謂之

貴孔叢子

史魯仲連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本傳莊周曰我寧遊

戲汙瀆之中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

志史記跨世陵時遠蹈獨遊東方朔贊師友造化而不為世俗

所役者也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棲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絓聖人之罔不鶵驕君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西漢班固序傳

耿然絶俗離世西漢王褒傳

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後漢樊英傳

傳記顧況志向疎逺有時宰招致將命好官況荅詩曰四海如今已太平相公何用喚狂生此身還似籠中鶴東望滄溟叫一聲李綽尚書故實

集鳳不貪餧而妄食　飲余馬於咸池總余轡於扶桑楚辭　蹈洪崖之遐迹紹巢許之絶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跱蔡伯喈碑文　蟬蜕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孟堅作離騷序　不求聞達於諸侯諸葛亮出師表　名位為糟粕勢利為塵埃晉潘尼安身論　傲世忘榮絶棄人事成公子安嘯賦　丘園東國鎦銖軒冕齊竟陵王行狀　傲墳素之場圃步先哲之高衢潘安仁閒居賦　封已養高勢動人主文選運命論　魯連讓齊爵遺組居邯鄲　獨立矯世陳子

昂集 軒冕猶埃塵駱賓王 逸興橫素襟 喜結海上契自為天外賓李白 蕭踈外聲利 不能隨皁蓋自醉逐浮萍杜詩 少室山人李渤 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韓愈與盧仝詩 古來濩落者都不事田園 道心淡泊對流水生事蕭踈空掩門 高曠出塵表逍遙滌心神韋應物 疏傅傲簪纓劉賓客 弱齡植操本謝聲名中年誓心不期聞達駱賓王 大鵬六月有閒意仙鶴千年無躁容劉賓客 相對盡日言不及名與利 高謝人間 鶴唳無凡聲 但拂衣冠莫回顧

的無官職趂人來　上無羅弋憂下無羈鎖牽　蘿襟蕙帶竹皮冠雖到塵中不染塵 白樂天　四皓有芝輕漢祖功名富貴不能釣之　有山水閑淡之思　心與青雲自有期 杜牧之　處世似孤鶴遺榮同蛻蟬 皮日休　扁舟泛湖海長揖謝公卿 劉乂　糠粃禮義錙銖功名 王元功　高情自與俗人疎 張文昌　東陵解印時賣故侯之瓜彭澤無官詎有公田之黍 王維集　青山有雪諳松性碧落無雲稱鶴心 許用晦　味道腴以代膏粱含德輝而輕軒冕遺榮養素恬

淡如也柳文公既浮雲不義介石惟一或勸之仕但笑而不言飛鴻冥冥胡可量也張九齡張良郤粒之懷錙銖軒冕范蠡扁舟之志夢想江湖　中山寂寞幽蘭自榮雖有繒繳不羈冥冥　以聰明為駢枝名聲為纆繳無耗氣無焚和退默葆真獨與道往鷗鳥不動家人忘貧是行也朶頤者知懼矣　冥冥翰飛不可及已　自觀靈龜不鼰驕餌李義山　肥於貌孰與肥其道求於人孰與求其身孫可之文含風飲露以樂吾道唐文粹　海內嬿官只一人

姚少監 瑞草唯承天上露紅鸞不受世間塵 王建 消息治亂之際卷舒夷曠之域如雲出於山遊於天復歸於無間不可得而累也 唐肅宗釣臺碑

本朝幽閒靖節性孤高伯夷心 歐公聯句 棄官如棄泥 東坡詩

慕幅巾於衡巷乘下澤於鄉閭晦丘園之養高輕鴈纁而堅卧 歐公集 爵位利祿蓋古者有志之士所謂鴻毛弊屣也 東坡文 汎若虛舟之獨往寂如死灰之不然 蘇子由文 智名勇功不入眼 黃魯直詩

記纂淵海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記纂淵海卷四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佘日煐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允中

謄録監生臣陳炳

記纂淵海卷四十五　　宋　潘自牧　撰

性行部

奔競

經

子高門懸薄無不走也莊子

史

宋公子鮑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左文十六年

鄒陽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西漢本傳

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

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唯樓護盡得其歡心前漢互入交結張湯造請諸公不避寒暑　鄭當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嘗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西漢本傳持芭苴而請謁效鷹犬以飛馳奔走權門唐玄宗贊唐順宗永貞元年王叔文王伾等任事十餘家之門車馬如市客候見叔文伾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壚下一人得千錢乃容之通鑑互入無恥集抗塵容而走俗狀北山移文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左太

沖詩 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 于令升晉紀論 望影星奔藉響川鶩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 劉孝標絕交論 出没風塵之内漂淪名利之間 駱賓王 朝叩富兒門暮隨肥馬塵 出入朱門家 杜詩 三百六旬長擾擾不衝風雨即塵埃 韓集 惟名利之都府兮羌衆人之所馳競秉時而射利兮紛變化其難推 復志賦 蠅營狗苟 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汙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 韓集 縱談作者之筵曳裾名卿

之門抵掌戕并厚自潤澤進越無恧柳集僧臨大道閱浮生來往憧憧利與名二十八年何限客不曾閒見一人行元微之集互入識者所規抗喉舌胝敏拇以干東諸侯劉賓客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杜荀鶴集觸熱到人家唐陳曉詩到處公卿席無辭酒盞深白樂天互入無恥亟有青萍筒有書何門不可曳長裾呂和叔

本朝皇皇走聲利與日爭寸晷歐公集梁何思澄終日造謁每宿夕作名紙一束曉便命駕朝賢無不悉狎所在

命食續世說

卓行

經君子獨立不懼　君子以立不易方　不易乎世不成乎名易　儒有澡身而浴德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同弗與異弗非也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禮記

史原憲閭巷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史記游俠傳　絕世而獨立西漢李夫人傳　蕭詧不好色惡見婦人相去數文猶聞其臭梁書　陽城年少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惸相育既娶

則閒外姓雖共處而益疏我不忍弟義之亦不娶遂終身唐書本傳

集鷙鳥不羣　懐質抱清獨無匹兮　金相玉質百歲無匹楚辭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張景陽詩砥節礪行郭有道碑

元大夫生六十餘年而卒未嘗識婦人而視錦繡元次山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

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崒乎太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韓集

同流合汙

子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孟子

史與世同塵隨波瀾而俱逝北史隱逸序

澹泊

經不役耳目百度惟貞（書）儉於位而寡於欲（禮記）君子之道淡而不厭（記中庸）

予含哺而熙乎澹泊（郭莊子序）形如槁木心如死灰　虛靜恬淡寂寞無為　不與物交淡之至也（莊子）

史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史記滑稽傳序）

寡欲易足（前漢景帝）廉靜樂道不交接世俗（西漢劉向傳）清靜無為少嗜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揚雄傳）

攻苦食啖（啖當作淡西漢叔孫通傳）陶潛閑靜少言不慕榮利（晉書本傳）晉簡

文帝性沖澹所居凝塵滿席湛如也晉書宅心事外晉書樂廣傳王導簡素寡欲晉書到溉虛室單牀旁無姬侍梁書澹於榮利北史韋瓊傳楊綰性沈靜獨處一室左右圖書凝塵滿席澹如也楊綰清談終日而不及榮利唐書

傳記王恭曰恭作人無長物世說

集澹泊為德司馬相如子虛賦慮淡物自輕謝靈運湖中作吾子洗然恬淡自逸潘安仁贈陸機與世無營神氣晏和嵇叔夜幽憤詩林園無世情陶淵明塗口詩輕祿傲世與物無競文選七啓曠然無憂患寂

實無思慮　清虛靜泰少私寡欲　憎愛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嵇叔夜養生論　養心澹然不染物累　清節素履陳子昂　惟將淡若水長揖古人風駱賓王　吾老世味薄韓集互入晚景　門庭畏客頻　骨清慮不喧杜詩　大道本夷曠髙情亦沖虛孟東野　其如心似不然灰劉賓客　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　水能性淡為吾友竹解心虛是我師　自盡其心延壽命無求於物長精神　五欲已銷諸念息世間無境可勾牽　每因齋戒斷葷腥漸覺塵勞

染愛輕六賊定知無氣色三尸應恨少恩情（互入省悟）彼此

假命非本物其間何怨亦何恩（白侍郎詩）慣無身外事不信

世間愁（姚少監）楚雲澹無心（劉長卿）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

其於世必澹然無所嗜（韓集）一身已無累萬事更何欲（劉賓客）

高情雅淡世間稀　深與世情薄委身在丘壑（劉長卿）

以虛舟應物世累不能干其神　惡千金之藏鄙十卿

之禄　治家無珍産奉身無長物（並文粹）逢人不説人間

事便是人間無事人（杜荀鶴）不是眼前無俗事不關心事

不經心元微之集

本朝淡泊味愈長歐詩道味自飴世芬莫嗅東坡祭柳子玉趙清獻公初知成都攜一龜一鶴以行其再任也屏去龜鶴止一蒼頭執事呂氏家塾記遊神清淨之庭守德寂寞之宅東坡外制為嫌歸舍兒童聒故就僧房借榻眠臨川集冷淡為歡意自長東坡詩棋中機械不願看琴裏語言時喜聽邵堯夫平生輕長物身世等鴻毛僧參寥子平生寓物不留物東坡詩

耽好

經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易 惟慢遊是好罔晝夜頟頟盤遊無度 顛覆厥德沈亂于酒 沈湎冒色 玩物喪志 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殉于貨色恒于遊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 惟耽樂之從 酗于酒德書 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詩 流湎以忘本禮記

子從流上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下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孟子　嗜欲深者天機淺莊子

鄭公孫穆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穉齒婑媠者以盈之方其耽於色也屏親昵絕交遊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　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惟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列子　酒食聲色之中𥌒𥌒然瞑瞑然

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為禍是故好荀子

事者未嘗不中傷也淮南子

史君多内寵左桓十一年 鄭伯有嗜酒為窟室而夜飲酒左襄三十年 齊惠欒高氏皆嗜酒信内多怨左昭十年説婦人言故多怨 尤物足以移人左昭二十七年 楚夫人鄭袖所言皆從史記張儀傳 娛耳目而樂心意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史記司馬相如傳 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世説楚世家 商紂好酒淫樂嬖於妲己妲己之言是從史記殷本傳 中山王勝為人樂酒好内有子百二十餘本傳 後房婦女以百數西漢

傳田蚡

張敞為京兆尹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嫵西漢本傳

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一失難再得前漢外戚傳

後堂理絲竹西漢張禹傳

前堂羅鐘鼓西漢田蚡傳

謝安愛好聲律

孟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桓温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晉書王坦之傳

謝安雖放情丘壑然每遊賞必以妓女從晉書本傳

山簡每至高陽習家池飲酒大醉而歸本傳

劉伯倫銜盃漱醪無思無慮其樂陶陶晉書

齊東昏侯寵潘貴妃乃於殿中鑿金為蓮以貼地令潘

姬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通鑑李元忠雖處要任不以物務干懷唯飲酒自娛丞相歡欲用為僕射世子登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酒通鑑梁武紀

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樂工數百人自教法曲於梨園謂之皇帝梨園弟子通鑑唐玄宗

傳記鴻臚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恒飲酒不見酒家覆瓶布日月久則糜爛羣曰公不見糟中肉乃更堪

久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阮籍胷中壘磈故須澆之王大嘆曰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王孝伯云名士不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讀離騷便可稱名士也（世說）文君眉色不加黛飾臉若芙蓉長卿素有消渴疾作美人賦自刺卒以此疾死（西漢雜記互入明知故犯）上又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三千人充之建章未央長樂三宮輦道相續使三婦人知書者為僕射大者領四百人小者領一二百人與上同輦者十六人

皆自然美麗不施粉黛上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日無婦人漢武帝故事

集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酒肆人間世琴臺日暮雲杜詩

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　艷姬踏筵舞清眸刺劒戟韓集

蓋覆西施鳳花錦身作匡牀臂為枕唐文粹

花鬚柳眼各無賴紫燕黃蜂俱有情李義山

淫亂

經朋淫于家　淫佚于匪彝用燕喪威儀　作奇技淫

巧書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淫荒昏亂游蕩無度詩夫惟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　淫於色而害於德禮記宣公小大其聲怡悅婦人詩雄雉箋

子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川而浴孔叢子

史齊慶封耆酒以其內實遷於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

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衣其衵服以戲於朝泄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左宣九年貪色為淫淫

為大罰左成二年商紂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於其間為長夜之飲史記殷本紀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卧史記本傳沉溺放恣西漢景十三王傳賛賔客相過以婦侍宿嫁娶之夕男女無別反以為榮西漢地理志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坐汙穢者曰帷薄不修賈誼傳設長夜之淫宴東漢邉讓傳帷薄不修衽席無辯東漢皇后紀序楊國忠與虢國夫人居第相鄰晝夜往来無復期度或並轡走馬入朝不施障幕道路為之掩目安禄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為貴妃兒上

與貴妃共坐禄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　禄山生日上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後三日召禄山禁中貴妃以錦繡為大襁褓裹禄山使宫人以綵輿舁之上聞後宫喧笑問其故左右以貴妃三日洗禄兒對上自往觀之喜賜貴妃浴兒金銀錢復厚賜禄山盡歡而罷自是禄山出入宫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上亦不疑也通鑑

唐玄宗自天寳以来公卿大夫競為游宴沈酣晝夜㮣雜子

女不愧左右 通鑑唐紀

集漸漬荒沈往而不返 陳琳檄

恬退

經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 禮記

子人皆取先已獨取後 莊子

史石慶為丞相乞骸骨歸避賢者路 史記本傳 平當為丞相

上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

為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責矣起受侯印還

卧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為子孫也前漢互入貽厥後

司馬相如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嘗稱疾閒居不慕官爵本傳

豈不牽位穢我王朝西漢韋賢傳應劭曰豈不戀此爵位乎

疏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即日父子俱移病上疏乞骸骨受乃廣兄之子也西漢本傳互入知足

杜門不朝請西漢王陵傳杜字本作敞

杜篤二十年不闚京師西漢文苑傳

不愛權勢聲名東漢

馬廖傳任高百辟情惟一丘謝安傳王奐常債灌園恥交勢利謝承後漢書范丹傳張翰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覊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潘岳遷博士輒去官免自弱冠涉於知命之年三遷而已於是退而閒居於洛之涘晉書本傳王導能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皆稱善處興廢通鑑晉紀蔡謨除司徒三年不就職詔書屢下謨終不受命臨軒遣侍中紀據黄門郎丁纂徵謨謨陳疾篤使主簿謝攸陳讓自旦至申使者十餘返而謨不至詔免謨為庶人通鑑晉穆互入

有守謝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以山水文籍自娛雖為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通鑑東晉海西公紀沈慶之先有四宅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夕攜子孫及中表親戚徙居婁湖以四宅輸官非賀朝不出門車馬率素從者不過三四人過之者不知其為公也通鑑宋世祖紀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厭縈捨紱以松竹為心通鑑辭蟬捨冕遂其沖挹之性東昏侯紀陶弘景永平十年脫朝服衣冠挂神武門

上表辭祿詔許之齊書本傳蜀王宗弁杜門不出曰廉者足而不憂貪者憂而不足後梁太祖司空圖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曰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老而瞶三宜休唐書本傳裴度晚節頗浮沈為自安計唐書本贊逍遙林亭保安宗族通鑑周世宗

傳記肅宗既還京師泌辭去云臣有五不可住臣遇太早陛下用臣太重恩太深功太高而跡太奇鄴侯集脫冠謝朝列謝靈運詩功成不受賞長揖歸田廬左太沖詩閉

關却掃塞門不仕江淹恨賦 投簪高邁陶弘景與從兄書 抽簪解朝衣文選景陽詠史 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陶淵明詩 挂冠裂冕已辭榮南畝東皐事耕鑿賓階客院常疎散蓬徑柴扉終寂寞自有林泉堪隱構何必山中事丘壑駱賓王 解佩收朝帶抽簪換野巾杜詩 紅顔棄軒冕白首卧松雲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李白集 出車山林揮手青門擁遶而祖者唯恐不及 非仁聖不能全不奪之操非堅明不能果獨往之志惇史古風復行於今羣公惜别飛盖擁

道如漢廷祖二疏故事李義山不矍矍於進取左絃右壺樂以自放柳文鳳閣鸞臺路從教年少爭劉賓客隨山歸少海就日背長安劉長卿新辭將印拂朝纓臨水登山四體輕　脫屣將相守沖謙唯於山水獨不廉劉賓客没齒為閒官　挂印著公門　蒲柳質易朽麋鹿心難馴冝當早罷去收取雲泉身　宦情薄似紙　漸消名利想無夢到長安　厚真退之風遏躁進之俗　貂蟬雖未脫鸞鳳已不羈　陶君三十七挂綬出都門白侍郎能以功

成疏寵位不將心賞負雲霞錢起倒冠落佩兮與世闊疏杜牧之時過無心求富貴身閒不學見公卿王建集本朝曾看元臣調鼎鼐却將田叟問耕耘　已上印書辭北闕稍留冠蓋餞東門歐公集　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張詠詩　見機禍福之先脫屣塵埃之外　見故人而一笑綽有餘歡念平生之百為一無可恨　天眷雖隆莫奪已行之志士流太息共高難進之風　雖外為天下惜老成之去然私喜明哲得保身之全蘇東坡集

付青簡以遺事追赤松而並遊　斂藏為國之方勉就
還家之樂進退有裕卷舒適宜　留侯志於赤松晉公
安於綠野　退居水石之鄉自放簪裳之外優游空寂
有以知萬物之輕呼吸清華有以期百年之壽　坐而
論道本無黄髮之嫌出以濟時何負赤松之約而能去
如脫屣名重太山近世以来一人而已方將翱翔嵩少
之下泝洄伊洛之間身寄白雲堂開綠野釋鐘鼎之重
負收竹帛之餘光　高風所振清議益隆　身安氣定

色如玉脫遺世俗心浩然蘇子由集薄有田園歸去好苦無官況莫來休陸子履詩

躁進

經自獻其身記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論語

子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孟子罪莫大於好進進不以道文中子

史衛鞅因嬖臣景監以求見秦孝公說以富國強兵之術通鑑周紀互入由徑中書郎王融自恃門第三十內望為公輔

曰車前無八騶何得稱丈夫通鑑南齊武紀

本朝蘇易簡特受太宗顧遇性特躁進罷參政知鄧州年纔逾壯有不勝寒冷之歎贈老僧詩曰憔悴貳卿三十六與師氣味不爭多又移書親舊曰退位菩薩難做竟不登強仕而卒世言躁進有夏侯嘉正為館職平生好燒銀常曰吾得見水銀一錢知制誥一日無恨矣俱不諧而卒錢僖公惟演自樞密使為使相歎曰使我於黄紙盡處押一箇字足矣魏泰東軒雜錄

由徑

經闚觀女貞亦可醜也易王孫賈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論語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棸子内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詩注六人相連於朝皇父為首互入交結子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孟子

史衛鞅因嬖臣景監以求見秦孝公説以富國強兵之

術通鑑周紀互入蹤進蕭至忠自託於太平公主引為刑部尚書

唐中宗紀互入交結自大歷以来節度使多出禁軍其禁軍大將皆以倍稱之息貸錢於富室以賂中尉動踰億萬然後得之未嘗由執政至鎮則重斂以償所負及王沛甍裴度韋處厚以高瑀代之中外相賀曰自今債帥鮮矣通鑑唐文紀

集捷徑從狹路阮嗣宗詠懷

避名

經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内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書　為人臣之禮不顯諫禮記

史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已穀梁宣公二年　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夫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左成二年五入譏抑　宋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之晳實興我役邑中之黔實慰我心子罕聞之親執朴以行築者而抶其不勉者左襄十六年

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也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 史記世家

季布之阸及布尊貴終身不見 史游俠傳

孔光有所薦唯恐人聞名

張安世常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絕弗與通

丙吉有舊恩而不言

孔光時有所言輒削草稿以為章主之過以干忠直人臣之大罪也 西漢本傳

陳重在郎署有郎負息數十萬債主日至煎求無已重密以錢代還郎後覺知厚辭謝

之重曰非我之為將有同姓名者終不言患謝承後漢書韓康採藥賣於長安市三十餘年時有女子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乃不貳價耶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子皆知有我焉用藥為乃遯入霸陵後漢五入欲晦而章諸葛亮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三國魏明紀清畏人知晉胡質傳楊綰不好立名唐書本傳羊祜每薦舉人未嘗知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豈人臣之節晉書本傳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唐書房杜贊婁師德薦狄仁傑師德

不言仁傑不知武后問仁傑曰師德賢乎曰不知又問之知人乎曰未聞其知人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婁師德傳傳記樂毅曰忠臣之去國也不潔其名戰國策山濤為吏部尚書用人皆先密啓然後公奏通典本朝王旦在相位每薦引人未嘗知薦寇凖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凖入見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凖始愧歎以為不可及王旦神道碑范鎮論熙寧法制至廢黜不用公既得謝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

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東坡文

范忠宣公在相位凡薦引人才必以天下公議所薦士未嘗知出於公公亦未嘗示恩意於人三朝言行錄五

入徇公忘私

好名

子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莊子

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孟子

史烈士徇名漢賈誼傳互入節操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自上書附黨　蔡邕曰孤特一身得託名忠臣死有餘榮通鑑杜預好為後世名嘗言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刻石二碑紀其勲績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晉書本傳劉晝每言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北史揚己取名唐書房玄齡贊能執易疏論裴延齡相以示歸登登動色曰願竄吾名雷霆之下君難獨處歸登傳互入疾惡傳記謝敷字慶緒隱若耶山初月犯少微星少微一名

處士星時戴逵名著於敷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嘲曰吴中高士要死不得死孫氏晉陽秋互入失望

集賣身買得千年名李太白 士生為名累有似魚中鉤韓集

古人賣身沒而名存皇甫湜 唯將道業為芳餌鉤得髙名直至今杜荀鶴

掠美

經闕

于賣聲名於天下莊子

史已惡而掠美為昏左傳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唐馬周傳

市恩

經闕

子闕

史呂相曰我有大造於西也左桓十三年陳氏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左賈弄國恩東漢馮勤傳

集奪我身上幾買爾眼前恩白樂天見危者已墜而欲援觀鬬者將死而方救皮日休互入不成恩惠

安靜

經無作聰明亂舊章　罔以側言改厥度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書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詩　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記大學　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論語

子治國而數變法則民苦之是以有道之君貴虛靜重變法也韓子

史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史商鞅傳　不變不革

黎庶攸寧太史公自序　利不百不變法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史記商鞅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長大取年長大者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召除為丞相史吏言文深刻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曹參傳　蕭曹為相鎮以無為漢刑法志　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曹參去齊屬其後曰以獄市為寄謹勿擾也本傳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前漢蕭規曹隨揚雄傳　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西漢梅福傳　安靜之吏悃愊

無華東漢章紀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通鑑漢和紀　安静之吏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東漢安紀互入不可淺量　陸象先曰天下無事當静之於源亦何不簡前後為治其政如一　陸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爾苟清其源何憂不治通鑑

傳記利不百者不變俗功不什者不易器戰國策

集無波古井水白侍郎　静者心多妙杜詩

本朝古井無由波　湛然如古井終歲不復瀾東坡

自作不靖

經罪自己招無所怨咎易　自作弗靖　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　起穢以自臭　自作孽不可逭書　自求辛螫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自貽伊慼詩

子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孟子所謂無病而自灸者也莊子三王既已定法度制禮樂而傳之有不用而改自作何以異於變易牙之和更師曠之律荀子

史沈尹戌曰吾子殺人以興謗今吾子好讒以自危也左傳變古亂常不死則亡史記晁錯傳論互入紛擾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史記汲黯傳互入紛擾有短垣而自踰之吳語集狐九尾而自擾左太沖魏都艾骨自瘡燕公表遂自顛倒若杵投臼韓集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杜牧之人養虎被虎囓人媚蠆被蠆螫乃知恩非類一一自作孽盧仝無風自飄簸韓南山詩

喜功生事

經無作聰明亂舊章書五入安靜

子闕

史小人之性舋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左襄二十六年舋動也嗇貪也

好興事舞文法史記汲黯傳

陸象先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通鑑唐紀

陸長源性剛刻多更張舊事通鑑唐德宗

簡易

經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　易則易

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易簡之善配至德易大樂必易大禮必簡禮記子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揚子

史夫政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史記魯世家　石慶於兄弟最為簡易本傳為人簡易佚蕩揚雄傳互入氣槩　莫府省文書李廣文傳

書調役務從簡寡通鑑漢光武

紛擾

經禮煩則亂書蕩而不靜 水煩則魚鼈不大記子何為紛紛然孟子膠膠擾擾莊子風波駭而魚鼈擾於淵織羅密而羽禽躁於澤豺狼衆而走獸劚於林爨火猛而小鮮糜於鼎也抱朴子

史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汲黯傳互入自作不靖 太史公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史記鼂錯互入自作不靖 輷輷殷殷若三軍之衆史記蘇秦傳 如蜩毛而起賈誼傳

傳記千載遵行持為故事一朝糾正必驚愚俗史通

集鼇戴山抃何以安之（楚辭）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驚颰拂野林無靜柯（殷仲文表）雲海方蕩潏孤鱗安得寧（陳子昂互入世路嶮巇）環四海以為鼎跨九垠以為爐爨以毒燎煽以雲焰其人沸湯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柳文）本朝擾擾如一鼎之沸安有清泠處（諸儒鳴道）

喧譁

經民與胥漸泯泯棼棼（書）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詩）史諸將盡讙（通鑑高紀）國中語口籍籍（西漢江都王傳）一營大譟（唐書）

集衆鳥萃而啾號兮沸洲渚以連山柳文喧啾百鳥羣韓集

本朝春蛙夏蜩更嘈雜土蚓壁蟫何碎瑣黄魯直詩荒池暮夜蛙閤閤食案白日蠅營營陸游詩

謙抑

經善世而不伐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　謙謙君子卑以自牧　無不利撝謙　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互入儆戒　以貴下賤　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

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　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　用壯處謙壯乃全也易　不自滿假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書　非其臣則答拜之　善則稱人過則稱己　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世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已而尊人小心而畏義　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　后稷欲行之浮於名也言其謙　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禮記言謙者所以成其德　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

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記中庸

容車不入大門記

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不恥下問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論語

子損其自多以虛受之故能成其博也

富貴而下人何人不與家語

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孟子

江海之所以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老子

盛德若不足

人皆取先己獨取後人皆取實己獨取虛

爵益高者意益下功益大者心益小晏子

史晉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汝也夫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左成二年

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史記孔子世家

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漢藝文志

尹翁歸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

衛綰不與他將爭有功常遜他將前漢書

征西功若丘山猶自以為不足馮異傳

趙咨曰吳國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三國志

唐彬

與王濬共伐吳彬知賊寇已殄孫皓將降未至建鄴二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晉書本傳吳陸抗敗羊祜還貌無矜色謙沖如常晉武紀庾亮嘗謂周顗曰諸生咸以君方樂廣顗曰何乃刻畫無鹽唐突西施也晉書本傳帝命高熲與賀若弼論平陳事熲曰臣文吏耳焉敢與大將論功通鑑隋高紀楊盈川曰吾愧在盧前唐王勃傳徐知誥曰吾今老矣猶未徧達時事通鑑唐路王集忌功名之過已惡寵辱之踰量陸士衡賦序師道光而心

愈讓人爵貴而心愈恭白傅集 誡滿持全居豐守約司空圖文

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人師且不敢况敢為子師乎柳文五入師類

本朝蘇子容云歐公不言文章而喜談政事君謨不言政事而喜論文章各不矜其所能也蘇子談訓 逢場作戲真呈拙誤筆成蠅豈所長陳後山詩 經術貂蟬續狗尾文章瓦釜作雷鳴黄魯直詩

驕矜

經滿招損　志自滿九族乃離　謂人莫己若者亡互入

驕淫矜誇將由妄自尊大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惡終書互入稔惡

子子曰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天下之至

善言不聞於耳家語

史郤至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左成十六年　晉叔向曰寡君

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

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左昭十三年　君子稱

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左襄十三年互入兩不相下）衛侯衎復歸於衛大夫逆於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左襄二十六年互入不能悔禍）齊桓公自稱曰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何以異於此乎（史記齊世家）范武子謂文子曰爾何知而三掩人於朝（國語互入教子）國君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通鑑）自矜功伐（史記項羽）伐則掩人（前漢五行志）桓榮為太子少傅帝賜以輜車乘馬榮

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東漢本傳互入淺中應劭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後漢鄭玄傳兕武謂臧宮云常勝之家難以慮敵後漢張紘見魏陳琳武庫賦與琳書深歎美之琳曰可謂小巫見大巫神氣殫矣吳志互入小巫見大巫石虎曰我家父子自非天壞地陷當復何愁晉書載記司徒義康耳目所經終身不忘好於稠人廣席標題所憶以示聰明宋太祖紀韓顯

宗曰頃聞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匹皆為露布（齊高祖紀）裴植為尚書志氣驕滿每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梁高祖紀）後魏楊大眼謂同寮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也自此一舉不復與諸君齊列矣（後魏書）李密得唐高祖書示其下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於是不虞義師而專意於世充（唐書）王福時少子有文嘗詫韓思彥思彥戲曰君有譽兒癖（唐書王勃傳）

傳記章孝標及第後寄白樂天詩曰及第全勝十政官

金湯鍍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路為報時人洗眼看撫言

集百勝難慮敵劉賓客

妄自尊大

經侮慢自賢 自廣以狹人 謂人莫已若者亡書

子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孟子 盜跖謂孔子曰

長大美好人見而悅者此吾父母遺德汝雖不吾譽吾

不自知耶莊子

史以為皆出己下（史記殷本紀）其辭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漢文紀）馬援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公孫述）郄詵曰臣對策為天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晉書本傳）宜都王穆壽自恃任位以為人莫已若謂其子師曰但令我兒及我亦足勝人不須苦之（後魏書）鄭仁表自謂門地人物文章具美嘗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唐書）杜審言嘗與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唐書本傳互入誕妄）

傳記魏收云我視沈約正如奴耳關東風俗傳

本朝韓浦韓洎咸有詞學浦嘗輕洎語人曰吾兄為文譬如繩樞草舍聊庇風雨予之為文是造五鳳樓手筆談

互入磬己毀人雀兒來往颭風高下視鷹鸇氣意豪自謂能生千里翼黄昏依舊入蓬蒿古今詩話

倔彊

經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記中庸互入專擅

子子曰君子而彊氣則不得其死小人而彊氣則刑戮

薦臻家語既不能令又不受命　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孟子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　勢不在人上而羞為人之下是姦人之心也荀子

史既不能強又不能弱左傳七年屈彊於此西漢陸賈傳　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西漢劉歆傳　曹景宗為人自恃尚勝每作書字有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南齊書本傳　遣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五百萬犒賞軍

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鄆兖使者數輩見之歎曰倔彊者果何益乎通鑑唐憲宗 互入人心易感

傳記不循經典自任胸懷史通 惟蛇舊所識實憚口眼獰開籠聽其去鬱屈終不平韓集

集譬猶鷇卵始生翰毛而便陸梁放肆陳孔璋檄

韜藏

經六四括囊无咎无譽 用晦而明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 明夷務晦易 不顯其光 靡哲不愚詩 衣

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記中庸　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

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論語

子大成若缺大盈若沖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光而不耀老子　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列子　樸素而天

下莫能與之爭美　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莊子　美珠不

文質有餘也淮南子　仁哉樂毅善藏其用文中子

史子房無知名無勇功太史公自序　直不疑所臨為官惟恐

人知其為吏跡不好立名稱史記本傳　良賈深藏若虛君子

盛德容貌若愚（史記老子傳）丙吉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通鑑漢宣紀）鄧禹勳成智隱靜其如愚（後漢本傳）范曄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東漢）匿景藏采不揚華藻（東漢孟嘗傳）管寧曰潛龍以不見成德（通鑑後漢）諸將每論功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之（通鑑漢光紀）假令奮翅則能陵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景猶欲戢勁翮於鷦鷯之羣藏逸跡於跛驢之伍（晉書葛洪傳）柳芳曰玄齡佐太宗定天下及終

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號為賢相然無跡可尋亦至矣故太宗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通鑑唐太宗

傳記吾聞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巫醫嵇康高士傳　王湛隱德人莫之知雖兄弟宗族亦以為癡世說　金石生於沙中豫章產於幽谷新語

集巧倕不斷楚辭　瞹瞹内含光崔子玉座右銘　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賈名聲於天下江文通書　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王文憲集序　緒言餘論藴而莫傳劉孝標書　明不外飾黙昭於玄

機敏實內融養蒙於用晦 有天下大名而不以矜人陳子昂集 瓊草隱深谷李白集 忌滿光恒鈌駱賓王 韜爾智斧無為自伐劉賓客 玉櫝不啓焉能瑕疵劉賓客 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 幽蹇未光彌縮銛利韓文 匿德藏光退居保和 捽人善運衆工而不伐藝柳文 且免材為累何妨拙有機杜牧之 用光本於藏曜屐行期於滅跡張九齡文 神醫不言術 囊藏透穎錐欲知花好處偏在最深叢元稹集 晦即全身藥明為伐

性兵互入倣戒廟算無遺策天兵不戰功白侍郎集匣刃不試呂和叔文韜用而光潔　不喜伐露衆人皆察察而我獨昏昏文粹

本朝歐公知潁州呂公著為通判為人有賢行而深自晦默時人未甚知公後還朝力薦之遺事互入知人作為含垢

千尋濁不作矜人一掬清僧參寥子

不求人知

經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子曰人不知而不

慍不亦君子乎_{論語}

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_{家語}

為善於家舟浮江海不為莫乘而沈君子行道不為莫知而止_{文子}

荃蓀孤植不以巖隱而歇其芳石泉潛流不以澗幽而不清_{列子}

蘭之猗猗揚揚其香不採而佩於蘭何傷_{韓文}

如梗楠生於深林未始自貴而度材者一盼歆然在懷_{劉賓客}

無人自芳馨_{白侍郎}

本朝不以遊人只自芳陳後山詩

表襮

經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記中庸

子飾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莊子

的的者獲提提者射淮南子

史為天下表的通鑑光武漢虛名無實徒足為世之質的將

安用之晉安紀王勃等有才而浮躁衒露裴行儉傳皓皓者易

汙嶢嶢者難全魏徵傳贊揚已取名瞭然使户曉者蓋房杜

之細耶唐書

傳記鵠的非各罪於人少長貴賤則同心以貫之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戰國策

郝隆七月七日日中仰卧人問其故答曰我晒腹中書世說

集露才揚己班固說楚辭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李蕭遠運命論互入因才取禍

本朝昭昭然自為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東坡孟子論

衒鬻

經自獻其身禮記

子自鬻以成其君孟子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鏌鎁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莊子

史漢武初即位四方士上書自衒鬻者以千數東方朔傳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通鑑漢宣紀

謝萬善自衒曜晉書

本傳舒元輿自負才有過人者銳進取太和中獻文闕下

久不得報上書自言馬周張嘉貞代人作奏卒爲名臣今臣備位於朝自陳文章凡五晦朔不一報竊自謂才不後周嘉貞也新唐書本傳

武后時和逢堯負鼎詣闕下上書自言願助天子和飪百度唐書本傳

集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曹子建求自試表

推遜

經帝咨禹平水土禹讓於稷契及臯陶咨垂共工垂讓

於殳斨暨伯與咨益作虞益讓於朱虎熊羆咨伯作秩宗伯讓於夔龍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書　互入謙抑　善則稱人　觴酒豆肉讓而受惡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朝廷之位讓而就賤　君子尊讓則不爭不爭則遠於鬭辨矣不鬭辨則無暴亂之禍矣斯君子之所以免於人禍也禮記　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論語

子辭讓之心禮之端也孟子　夫惟不爭故無尤　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老子　如其

制作以俟明哲 文中子

史秦伯享晉公子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 公子重耳也衰趙衰也左襄二十三年 晉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變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左成二年 范宣子讓其下皆讓 左互入表卒 相如退而讓頗名重太山 史記本傳論 相如每朝會不與廉頗同列望見廉頗引

車避匿本傳張儀曰蘇君之時儀何敢言史記張儀傳陳平曰高祖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右丞相讓勃通鑑漢高后漢舜命九官濟濟相遜前漢劉向傳衛綰有功常讓他將西漢本傳事有功善推之於下通鑑漢宣唐彬與王濬共伐吳彬知賊寇已殄孫皓將降未至建鄴二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果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晉書本傳以鼎足任重而終辭三事固求罷職晉書載記湯鶩傳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身辱高位顛覆尋至願

守先人之敝廬豈可得哉臣不能推其德達其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而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愧所失豈不大哉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大也（晉書）上賞謝朓之功遷尚書吏部郎朓上表三讓上不許中書疑朓之未及讓國子祭酒沈約曰近世小官不讓遂成常俗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意夫讓出人情豈關官之大小耶（南史謝朓傳）隋高

頲深避權勢上表遜讓於蘇威（通鑑陳紀）盧懷慎同平章事自以才不及姚崇事皆推而不專（唐書本傳）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濟煩治劇衆務必舉臣不如冑以諫諍為心恥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唐王珪傳互入明於自知）每議事玄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也（杜如晦傳）

本朝迺者河決澶淵毒流淮泗百堵皆作蓋僚吏之劭

勞一版不沈本朝廷之威德而臣下掠衆美上貪天功獨竊璽書之榮以為私室之寶東坡徐州謝表

貪功

史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左僖二十四年吴起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以為將起娶齊女為妻而魯疑之起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史記本傳互入殘忍諸將爭功紛紛不已淮安王神通曰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通鑑唐太宗

傳記齊欲伐魏淳于髠曰韓盧天下之疾犬東郭逡海內之狡兔盧逐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夫見而擅其功戰國策互入與人為地

記纂淵海卷四十五